

# 母与子

上

〔法国〕罗曼·罗兰 著



二十世紀外

47.1352  
2LL  
22  
C-1

〔法国〕罗曼·罗兰

# 母 与 子

上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ROMAIN ROLLAND  
L'ÂME ENCHANTÉE

---

ÉDITION DÉFINITIVE, 1951.  
ALBIN MICHEL, PARIS.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母 与 子 (共三册)  
MU YU ZI

---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236,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0\frac{1}{8}$  插页 16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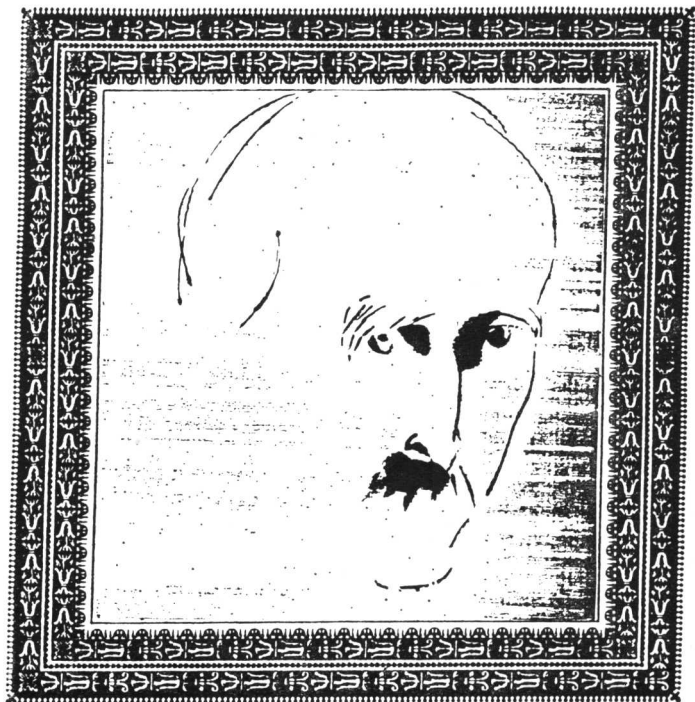
1990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150

---

ISBN 7-5016-0081-3/I·82

定价 20.10 元



作者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 作

## 译本序

### 释题

罗曼·罗兰一生写过两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一部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国早有译本；另一部是《母与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

《母与子》法文原题 *L'Âme enchantée*，直译就是：《受魅惑而欢欣鼓舞的灵魂》，我过去译为《欣悦的灵魂》，接近直译而非完全直译。

法语 *enchantée* 这个词（动词 *enchanter* 的过去分词），意义双关，既可训为“受魅惑”或“中了魔法”，也可理解为“欢欣鼓舞”。而在汉语中却找不到这样一个意义双关的词，所以按原文直译，势难办到。

罗曼·罗兰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为这部小说的订定本（*édition définitive*）写《导言》<sup>①</sup>时，对于小说的标题有所说明。首先，他认为人生如梦，小说的主人公安乃德每次开始一场新的幻梦时，感到欢欣鼓舞，如同受到魔法的魅惑一样；等一场美梦幻灭之后，她又开始另一场美梦，于是又受一次魅惑。

① 《导言》全文的中译就收在《译本序》和《初版序》后面。

惑，又欢欣鼓舞一番。这样连续不断地从一场美梦过渡到另一场美梦，直到生命终结。因此他把小说的女主人公叫做“受魅惑而欢欣鼓舞的灵魂”。其次，作者在《导言》中声明，他故意用这个意义双关，模棱两可的词作为小说的标题，为的是让读者去大费猜思，象猜谜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标题本身是一个“谜”，也是一种文字游戏，用汉语直译是不可能的。

与其用似是而非的直译，不如按照小说的真实内容而采用适当的改译，所以决定用小说第三卷的小标题《母与子》，作为全书的总题。不过这也是权宜之计。待日后小说全文的完整中译出版，广大读者掌握了小说的全部内容和真实意义，请大家提提意见，集思广益，看究竟用什么标题合适，必要时再改也可以。

至于译本改题，早有先例，而且不少，例如但丁的《神曲》，意大利文的原题直译是《神圣的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法文的原题直译应作《苦难的人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 梗概

《母与子》篇幅巨大，全文中译将达一百余万字，准备分为上、中、下三册陆续出版，上册包括《译本序》、《初版序》、《订正本导言》、《安乃德和西尔薇》、《夏季》；中册包括《母与子》（上、下）、《七将攻打岱勃城》和《安乃德在丛林中》；下册包括《罪恶之风》、《搏斗》、《佛罗伦萨的五月》以及《神圣的道路》。由于这样长的篇幅只能分卷陆续出版，为了让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全貌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现将情节概略介绍如下：①

小说主要叙述女主人公安乃德和她的儿子玛克一生的事迹。时代背景是上世纪末叶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日益猖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愈来愈明显。

安乃德是巴黎一个颇有名气的建筑师的独生女。她母亲早已去世。她二十多岁时，父亲也病死了。她成了一笔巨大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但是由于她将全部家产委托一个公证人（相当于会计师）经营保管，自己长时期不闻不问，结果公证人背着她拿她的财产去作赌注，搞投机事业，现金股票全部输光，连人都逃跑了。安乃德没有想到她突然间成了赤贫之人，连她住的祖屋也被法院查封拍卖，偿还公证人用她的名义欠下的债务。

安乃德在破产之前，个人生活上还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她没有结婚，可是生了一个孩子，而且决心由她一个人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破产以后，安乃德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靠当家庭教师谋生，终于把她的私生子拉扯大了。

安乃德有一个热情洋溢的性格，而且非常正直、固执。年轻时，她由于一时失去自制，和她当时的未婚夫洛瑞发生了关系，怀了身孕。她并不后悔她的轻率举动，却拒绝和洛瑞结婚。理由是洛瑞不能理解她的独立不羁的性格。她主张妇女即使结婚也不能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应该保持良心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生活。而洛瑞不能理解，也不愿意考虑这种他认为非常奇特的见解。再加洛瑞的父母是外省富裕资产者，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家庭气氛，使安乃德反感，所以她坚决不和洛瑞结婚。

安乃德始终没有结婚，独身到老。并不是她没有结婚的机会，曾经有不少男子追求她。可是她选择对象非常苛刻，稍不称心，宁愿破裂，决不降格以求。倒不是她在物质生活或其他方面有什么过高的要求，而是由于她禀性非常耿直，待人接物绝对诚恳，做事决不稍稍违背自己的良心。没有一个男子能理解和尊重她这种高度真诚、正直和纯洁的精神境界。连她自己的儿子也不理解她。有一个时期，马克和他母亲在感情上发生很大的隔阂，母子二人闹矛盾，生活非常痛苦，安乃德十分伤心，可是她坚忍不屈，决不向她儿子表示让步，以求勉强的相安无事。

马克到了中学时期，成了一个体质比较脆弱而精神非常倔强的神经质的少年。他外表冷淡，心里充满热情，而固执的脾气则和母亲不相上下。他先不理解为什么安乃德没有丈夫，怀疑她品行不端。等他长大成人，才慢慢认识母亲的高尚品格，她一辈子宁愿过艰辛刻苦，自食其力的生活，决不肯委曲求全，取悦于人而过那种比较富裕安逸的日子。马克渐渐地理解母亲，佩服她的为人，恢复了母子间的感情。但是母子之间真正同心同德，有共同的语言，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人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一致表示不满，对于不公正的现象怀有同样的义愤，直到最后，母子二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总之，小流在母子之爱这个老生常谈的题目上，处理得比较入情入理，实事求是而不落窠臼。那就是说，即使是骨肉至亲，光凭温爱和私情也不一定能保持牢固持久的感情关系，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则可以使亲密的感情经得起考验。

《母与子》这部小说实际上分为上下两部分。前半部写到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半部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起，写到三十年代初期。前半部基本上完全写安乃德的个人生活：恋爱、生育孩子、破产、过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小说前半部的最后一卷（第三卷），叙述安乃德在大战时期从事反战活动，这是她从个人生活到社会生活的过渡，也是小说前半部与后半部之间的过渡。

小说的后半部先写第一次大战刚刚结束的年月里，法国（以至西方）社会上各种矛盾反而更复杂、更激烈了，人心惶惶，思想混乱。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玛克和他的同学、同辈的青年人都心烦意乱，思想苦闷，前途茫茫，不知所从。在那时期，青年玛克曾经去拜访路过巴黎的当代文学大师罗曼·罗兰<sup>①</sup>，请他指点人生道路。罗曼·罗兰对玛克的劝告归结为一句话：勇敢地走你自己认为正确合理的道路。这句语重心长的赠言后来对于玛克走上要求进步的道路，参加反战反法西斯的群众性斗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和罗曼·罗兰自己二十岁时去拜访当时法国的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勒南之后，把这位大师的赠言作为自己终生的座右铭一样。勒南的赠言就是“没有自由就没有真理”。

《母与子》前半部的主人公是母亲安乃德；后半部虽然标题为《预示消息的女使者》，实际上的主人公是儿子玛克。玛克勇敢地走上他自己选择的正义道路，也就是靠拢革命的道路。安乃德心里赞成儿子的正义行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鼓

---

① 作者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不止一次出现在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中。

励他，支持他。但是，母亲究竟是母亲，她知道玛克的勇敢行动会招致危险的后果，因为当时法国的法西斯势力也相当猖狂。安乃德常常夜里从睡梦中痛哭着醒来，她梦见了玛克惨遭不幸……

噩梦不幸成了事实。有一年夏季，玛克为了暂时避开法国法西斯对他的威胁，和母亲、妻子、小孩一起去瑞士游览休息了一个时期（那时他正好收到一笔稿酬）。在瑞士，一个伪装朋友的坏人把玛克诱骗到意大利去玩。于是，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一群黑衫党暴徒用匕首把反法西斯的青年战士玛克刺死了。

安乃德在悲痛之余，毅然决然抬起从玛克手中落下的反法西斯大旗。她踏着儿子的血迹前进，勇敢地加入反法西斯的群众斗争，继承玛克未完成的事业。她在群众大会上登台发言，给听众以深刻的印象。可惜她未老先衰，五十多岁已身患重病，不久就离开人世。

## 主导思想

《母与子》这部小说并非只有一个主题，实际上先后出现几个主题，有作者在动笔前预先计划的主题，又有在创作过程中想到的主题，甚至还有在脱稿后总结出来的主题。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自己宣布的主题思想，往往和小说的实际内容，以及具体的艺术效果、客观影响，都不一样。讨论《母与子》的主导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罗曼·罗兰在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几卷时，已经开始设想第二部多卷本长篇小说，而且打算让这部未来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天地，参加到社会生活的群众活动中去。这一主导思想后来在《母与子》中确实兑现了，在小说的后半部，安乃德和她的儿子玛克已经走到了十字街头。

《母与子》的作者曾经考虑过的第二个主题思想，是两性间的矛盾冲突。具体说是指同一辈的男子和妇女之间在思想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种种不协调、不均衡引起的冲突，也就是现代妇女争取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的斗争。从小说的实际内容看，上述主题思想并未充分发挥，更说不占主导地位。只在第一、二两卷中，这个问题似乎接触到了，但作者并没有紧扣这个命题做文章。至于在小说的第三、四两卷（篇幅约占全书四分之三），这个问题根本不提了。这意味着作者事先考虑的这种想法，在他写作这部小说的实践过程中，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为什么用两性间在思想与生活上的矛盾冲突作为命题不可能在小说中大做文章？因为这不是当时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小说的第一、二两卷反映的时代是十九世纪末叶与二十世纪初年。当时法国妇女在选择职业和自食其力的问题上，基本上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只是在政治地位上，女子没有被选为议员，也没有担任行政官吏的权利。可是安乃德所争的不是做官的权利。在男女关系上，法国法律规定成年妇女在爱情与婚姻上绝对自主，任何人（包括父母）不得干涉。成年妇女没有结婚而自愿地和男子发生关系，甚至同居、生儿育

女，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不过资产阶级，尤其是富裕的大资产阶级的伪善的道德，好象鄙视与排斥这种非正式的婚姻关系。<sup>①</sup>

由此可见，安乃德斗争的对象不是法律，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上摆资产阶级的自私与虚伪。安乃德虽然曾经是出身于富裕的大资产者家庭的“阔小姐”，但是她的思想意识，她的感情和爱好，完全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尤其在她破产以后。而这部合计将近一千五百页的小说，在第一百九十页上已经宣告安乃德破产。所以，小说所写的安乃德基本上是破产后穷得一无所有，靠工资度日的安乃德，而不是阔小姐的安乃德。

破产后的安乃德和社会的矛盾已经不是什么自由恋爱，不是什么不结婚而做母亲的权利等等，而是吃饭问题，也就是劳动的权利，谋生的权利。这些问题对男女都是一样的，许多贫穷的男知识分子解决谋生问题和安乃德一样困难。所以说，小说写到这里，实际上的主题思想已经根本与女权问题无关。

安乃德对大资产阶级，或者说“上流社会”的反感在她一生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年轻时，安乃德讨厌大资产者，尤其是资产阶级男子在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等问题上的自私与伪善，中年时期忙于谋生的安乃德深深感到受剥削的痛苦。由于她没有高等学校的毕业文凭，不能担任正式的中小学教师，只能做家庭教师，工资不固定，生活没保障，东奔西跑

---

① 实际上资产阶级一直在实行半明半暗的公妻制，《共产党宣言》就揭露了这种丑行。

地教家馆，工作特别辛苦，报酬却十分菲薄。那时，她看到周围和她处境相似的贫苦知识分子，有男的也有女的，往往为了一块面包互相争夺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而社会上富有家财的人们，对于这种现象是无动于衷的。

经过第一次大战期间严峻的事实教育，安乃德开始省悟战争之所以爆发并且战火久久不能熄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些大资本家、大财阀在幕后操纵，兴风作浪。以这个思想认识为出发点，安乃德逐渐走上同情苏联，同情社会主义革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道路。到那时，安乃德从年轻时期起对大资产阶级，对上流社会的反感已经发展到自发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的高度。但是，必须说明，安乃德的阶级意识只是一种初步的感觉，还不是明确的思想认识。也必须说明，罗曼·罗兰写了安乃德阶级意识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没有形成这种观点），而仅仅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造成的客观效果，所以不能牵强附会，认为这也是《母与子》的主导思想。

《母与子》的作者没有立意用阶级观点塑造他的人物。他在安乃德身上强调的是她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坚毅不屈的个性。在罗曼·罗兰的作品中，主要人物几乎都具有绝对正直和真诚的人格，强调“良心”的坦白和“灵魂”的纯洁；他们经常把“良心”、“灵魂”这些名词挂在嘴上，就象新教的牧师一样。安乃德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在罗曼·罗兰的作品中绝对不是孤立的例子。

最后，请看《母与子》作者自己一再声明的主导思想和上文分析的小说的实际内容，相差有多么远。一九二二年小说第

一卷出版时，卷首有一篇短短的《告读者》<sup>①</sup>，最后一段说：“请不要在这里寻找什么命题或理论。请看，这不过是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散事；这生命并非没有矛盾，而且错误不少，它虽然达不到高不可攀的真理<sup>②</sup>，却一贯致力于达到精神上的和谐，而这和谐，就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真理。”又是“真理”，又是“和谐”，难道这还不算命题，不算理论吗？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写的订定本《导言》中，作者重申这种命题和理论。首先，他认为写小说光写人物的言语行动，那还没有接触到生活本身，因为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所以《母与子》特别着重写人物的，尤其是安乃德的内心生活。然后作者把安乃德的内心生活概括为上文提到的那个公式，那就是安乃德从一场美妙的幻梦，过渡到另一场美梦，在这过程中，她不断地受美梦的魅惑而欢欣鼓舞，又不断地幻灭，如此连续不断，直到生命结束，最后一切互相对立的因素都归于调和，达到和谐的最高境界。所以他说人的生命是交响乐，是不同音节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节奏，小说也无非表示这种音乐而已。所以他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音乐小说”，《母与子》也是“音乐小说”。这种玄而又玄的哲理，是罗曼·罗兰写小说的总的指导思想，他的美学原则。

如何解释小说的实际内容、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效果、它的客观影响和小说作者所宣扬的玄理之间的距离呢？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想起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时说过的一句

① 就是收在本序文后面的《初版序》。

② 原文此地“真理”二字用大写字母。

话,那就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可以不由作者自主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也说,评论一个作家不能光听他自己的宣言,而要看他的行动,主要是作品。

## 创作过程

罗曼·罗兰开始构思《母与子》远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完全脱稿以前,也就是说,在一九一二年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及其对于罗曼·罗兰的生活与思想的影响,肯定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不能及早动笔的主要原因。一九二二年五月,罗曼·罗兰移居瑞士,六月开始写这部多卷本小说的第一卷《安乃德和西尔薇》,同年十月脱稿。紧接着他就写第二卷《夏季》;一九二三年春,《夏季》完成。在这以后,有两年之久,作者完全中止了小说的写作。当然,他忙于别的事,有别的原因使他分心,但是恐怕也由于他需要充分踌躇一番,才能决定怎样接下去写,怎样继续发挥他原先计划的主题思想。

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看,似乎有一件偶然发生的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终于看见了小说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新方向,所以又拾起搁置已久的创作之笔。

事情是这样的:在大战期间,有一个朋友告诉罗曼·罗兰,说他曾经在法国某小城市遇到一队德国战俘,从前方押送到后方去集中拘禁。在大街上,一群法国人包围了他们,对那些缴械投降的德国俘虏大肆辱骂、侮辱、甚至殴打。战俘们不敢抵抗,低头忍受,样子十分觥觫狼狈。那位朋友实在看不过

去了，便挺身而出，拦阻那些“爱国英雄”继续虐待战俘；并且向大家解释，这些德国人上前线打仗也不都是出于自愿的，他们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劳动人民，他们拿枪是被迫的，战争的责任不应当由他们承担，虐待失去抵抗力的战俘不能算什么爱国行动，而是卑怯的表现，况且在德国也有许多被俘虏的法国人，难道他们也应当受这样的虐待……这番话开导了虐待战俘的那些人，使大家陆续散去，给战俘解了围。

在《母与子》第三卷中，作者写了和上述情况完全一样的一段插曲，不过当事人不是某某朋友，而是安乃德。第三卷中安乃德的一切活动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她不但同情战俘，而且帮助战俘逃跑。在当时，她的反战思想是单纯地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的。

小说第三卷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动笔，一九二六年五月完成。这之后，罗曼·罗兰的创作活动又中断了！这一次搁笔有三年之久。

最后一卷《预示消息的女使者》（初版分为三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才开始写，到一九三三年四月完成。至此，小说《母与子》才算全部脱稿。

罗曼·罗兰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用十年功夫写完十卷，每年写一卷，连续不断，按时完成。为什么写《母与子》时先后中辍两次，搁笔的时间加在一起有五年之久？应当说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因为第一次大战以后法国国内与国际间的形势都和战前大不相同。一九一九年六月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人们（包括罗曼·罗兰在内）都感觉到这个不公正的和约埋下了再一

次大战的祸根，大家对于世界大势不免悲观失望。当时世界上各种矛盾日趋激烈，风雷震荡，日子很不安宁。在这种形势下，小说家不可能长期地闭门创作，不问世事。再加战后的罗曼·罗兰和战前也大不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上门来找你。”实际上，从第一次大战期间开始，罗曼·罗兰书斋的门已经关不住了，政治的风不停地吹进门来，这位作家也不停地探头去看门外的热闹。从那时起，他的言论和行动已经和政治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由此可见，他即使想足不出户，埋头写作，按照原定计划，一卷接一卷地写十年二十年，事实上也是完全办不到的。世界大势在很快地发展，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动荡，要使这一切完全不反映在他正在写的作品中，或者说要他正在写的作品和当前的现实完全无关，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何况罗曼·罗兰那时已经成了一个关心时事、关心政治的作家。

在小说第三卷中，母亲安乃德的首行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曼·罗兰本人。在第四卷中，儿子玛克更忠实地反映了作者在第一次大战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那一段时间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主要是他的同情无产阶级革命，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的政治立场。

不管作者自己宣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读完《母与子》以后，深刻地感觉到这是一部现实意义很强的杰出的作品。近年来法国有几个比较进步的评论家，认为《母与子》是法国当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这种看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